

洞靈真經

經名：洞靈真經。原名《亢倉子》。唐人王士元撰。摘錄《莊子》等古書政編而成，假託戰國人庚桑子所作。唐天寶中專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。原本三卷，合為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洞神部本文類。參校本：《四部叢刊》三編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（簡稱宋刊本）。

洞靈真經

庚桑子

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，陳人也。偏得老子之道，居畏壘之山。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，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。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為使。居三年，畏壘大壤。後游吳，隱毗陵孟峰，道成仙去。後有漢輔光張天師、唐張果老相繼隱修，因號張公壇福地。古建洞靈觀，宋改天申萬壽宮。著書九篇，號庚桑子，一名亢倉子，唐封洞靈真人，書為《洞靈真經》。

洞靈真經

全道篇第一

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，俗無疵癘而仍穀熟。其俗竊相謂曰：亢倉子始來，吾鮮然異之，今吾日計之不足，歲計之有餘，其或聖者耶，盍相與尸而祝之、社而稷之乎？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。其徒鱣啜從而啟之，亢倉子曰：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，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，我其的之人耶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。鱣啜曰：不者，夫尋常之污，巨魚無所還其體，而鮠、鱮音為之制；步仞之丘，巨獸無所隱其軀，而`孽狐之祥，且#1也尊賢竟音事能，嚮善就利，自堯舜以固然，而況羽俗乎？先生其聽矣。亢倉子曰：噫，來，夫二子者知乎？函車之獸介而離山，罔罟制之；吞舟之魚，蕩而失水，螻、蟻苦之。故鳥獸居欲其高，魚鱉居欲其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亦不厭深渺而已。吾語若大亂之本，祖乎堯舜之間，其音終。存乎千代之後。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。言未，南子榮之樗色蹇然膝席曰：樗年運而長矣，將奚以託業以豈斯言？亢倉子曰：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慮營營，若此緒年，或可以及此言。雖然，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，子胡不南謁吾師聃？亢倉子既謝榮之樗，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。水之性欲清，土者扣#2之，故不得清；人之性欲#3壽，物者扣#4之，故不得壽。物也者，所以養性也，今世之惑者，多以性養物，則不知輕重也。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，利於性則取之，害於性則捐之，此全性之道也。萬人操弓，雙音共身矢音射#5一招，招无不中；萬物章，章以害一生，生無不傷。故聖人之制萬物也，全其天也，天全則神全矣。神全之人不慮而通，不謀而當，精照無外，志凝宇宙，德若天墜。然上為天子而不驕，下為匹夫而不僭，此之為全道之人。心平正

不為外物所誘曰清，清而能久則明，明而能久則虛，虛則道全而居之。秦佚死，亢倉子哭之。其役曰：天下皆死，先生何哭也？亢倉子曰：天下皆哭，安得不哭？其役曰：哭者必哀，而先生未始哀，何也？亢倉子曰：舉天之下吾無與樂，安所取哀？蛻墜之謂水，蛻水之謂氣，蛻氣之謂虛，蛻虛之謂道。虛者道之體，靖者道之地，理者道之綱，識者道之目。道所以保神，德所以弘量，禮所以齊儀，物所以養體。好質白之物者，以黑為污；好質黑之物者，以白為污。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污哉？由是不生物之潔污矣。夫瞽視者以黠為赤，以蒼為玄，吾乃今所謂皂白，安知識者不以為赭黃，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？由是不遁物之色矣。夫好貨甚者，不見他物之可好；好馬甚者，不見他物之可好；好書甚者，不見他物之可好。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、果可惡者哉？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，無能滑吾犬音長矣。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。叔孫卿私曰：吾國有聖人，若知之乎？陳大夫曰：奚以果明其聖？叔孫卿曰：能廢心而用形。陳大夫曰：弊邑則小，亦有聖人，異於所聞。曰：聖人誰？陳大夫曰：有亢倉子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其能用耳眇而目聽。定公聞而異焉，使叔孫氏報聘，且致亢倉子，待以上卿之禮。亢倉子至賓于亞寢。魯公卑辭以問之。亢倉子曰：吾能聽視不用耳目，非能易耳目之所用，告者過也。公曰：孰如是寡人增異矣，其道若何？寡人果願聞之。亢倉子曰：我體合於心，心合於氣，氣合於神，神合於無，其有介然之有，唯然之音，雖遠際八荒之表，邇在眉睫之內，來干我者，吾必盡知之，迺不知是。我七竅手足之所覺，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，其自知而已矣。

用道篇第二

天不可信，墜不可信；人不可信，心不可信。惟道可信，賢主秀士豈可知哉？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，已不勤於道，天奪其國以授殷。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，已不躬於道，天奪其國以授周。今夫墮農音農信墜實生百穀，不力於其道，墜竊其菓稼而荒翳之。齊后信人之性酬讓，不明於其道，舉全境以付人，人實鴟義而有其國。凡人不修其道，隨其心而師之，營欲茂滋，灾疾朋釁，戕身損壽，心斯害之矣，故曰唯道可信。天墜非道，不能悠久；蒼生非賢，不能靖順；庶政非材，不能蘇理。夫用道之人，不露其用，福滋萬物，歸功無有，神融業茂，靈慶悠長。知而辨之謂之識，知而不辨謂之道。識以理人，道以安人。夫雞辰音辰而作，負日任勞，流汗灑墜，夜分僅息，農夫之道也。俯拾仰取，銳心錐撮，力思搏精，希求利潤，賈豎之道也。嚙氣谷神，宰思損慮，超遙輕舉，日精鍊仙，高士之道也。剽情尚想，畢志所事，倫揆忘寢，謀效位司，人臣之道也。清心省念，察驗近習，務求才良，以安萬姓，人主之道也。若由是類之，各順序其志度，不替塞音塞其業履，是為天下有道。

導筋骨則形全，翦情欲則神全，靖言語則福全。尅音尅此#8三全，是謂清賢。道德盛，則鬼神助，信義敦，則君子合，禮義備，則小人懷。有識者自是，無識者亦自是；有道者靜默，闇鈍者亦靜

默。物固有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；先號後笑，始吉終凶；身可親而才不堪親，才可敬而身不堪敬；敬甚則不親，親甚則不敬；親之而疏，疏之而親。恩甚則怨生，愛多則憎至。有以速為貴，有以緩為貴，有以直為貴，有以曲音曲為貴。百事之宜，其由甚微，不可不知，是故智者難之。靜#9則神通，窮則意通，貴則語通，富則身通，理勢然也#10。同道者相愛，同執者相嫉；同與者相愛，同取者相嫉；同病者相愛，同壯者相嫉；人情自然也。才多#11而好謙，貧賤而不諂，處勞而不為辱，貴富而益恭勤，可謂有德者也。

政道篇第三

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，日月星厄之所行，若知天之#12四時寒暑、日月星屬之所行當，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，而安其產矣。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，若#13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，則親疏、遠近、賢不肖皆盡其才力，而以為用矣。信全則天下安，信失則天下危。夫百姓勤勞，財物殫盡，則爭害之心生，而不相信矣。人不相信，由政之不平也。政之不平，吏之皐也。吏之有皐，刑賞不齊也。刑賞不齊，主不勤明也。夫主勤明則刑賞一，刑賞一則吏奉法，吏奉法則政下宣，政下宣則民得其所，而交相信矣。是知天下不相信者，由主不勤明也。亢倉子居息壤五年，靈王使祭公致筐帛與紉璐，曰：余末小子，否德忝位，水旱不時，藉為人，若何以禳之？亢倉子曰：水，陰沴也。陰於國政類刑，人事類私。旱，陽過也。陽於國政類德，人事類盈#14。楚以為凡遭水旱#15，天子宜正刑修德，百官宜去私戒盈，則以類而消，百福日至矣。鄭有胡之封珪、戎弓，異時失同於荊。荊曰：必得封珪、戎弓，不然，臨兵于汝。鄭君病之，駕見亢倉子，曰：封珪、戎弓先君得之胡，綿代功寶傳章翼嗣。今荊恃大而曰必得，不然臨兵，國危矣。寡人欲以他封珪、戎弓往，若之何？亢倉子曰：君其少安，今是楚亦有寶於此，飾楚之寶以貫罪於君，楚所不能為#16，君必致夫真。今荊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，申逞不直以耗斂與國，荊失諸侯，於是乎在諸侯聞之，將警勸備倫比勤明，會同上義，固存鄭為首，君姑待之，豈必非福？於是，以胡珪、戎弓往。未至郢，荊人聞之，曰：彼用聖人之訓辭，吾焉取此，以暴不直於天下，而令諸侯實生心焉。遽返其賂，而益善鄭焉。人之情欲生而惡死，欲安而惡危，欲榮而惡辱。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，樂則安；不得其欲則苦，苦則危。若人主放其欲，則百吏庶犬具展其欲；百吏庶犬具展其欲，則天下之人，貧者竭其力，富者竭其財，四人失其序，皆不得其欲矣。天下之人不得其欲，則相與携持，保抱通逃，隱蔽漂流音

流摶采以祈性命。吏又從而捕之，是故不勝其危苦，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，若群聚背叛之心生，則國非其國也。勿貪戶口，百姓汝走；勿壯城池，百姓汝疲；賦斂不中，窮者日窮；刑罰且二，貴者日貴；科禁不行，國則以傾。官吏非才，則寬猛失所。或與百姓爭利，由是狡詐之心生，所以百姓姦而難知。天下難知則上人疑，上人疑則下益惑，下既惑則官長勞，官長勞則賞不足勸，刑不能禁，易動而難靜，此由官不得人故也。政術至要，力於審士。士有才行比於一鄉，委之鄉；才行比於一縣，委之縣；才行比於一州，委之州；才行比於一國，委之國政。而後迺能無伏士矣。人有惡戾於鄉者，則以誨之；不改是為惡戾，於縣則撻之；不改是為惡戾，於州則移之；不改是為惡戾。於國則誅之。而後迺能無逆節矣。誠如是，舉天下之人，一一胸懷，無有干背搢慢之萌矣，此之謂靖人。凡為天下之務，莫大求士；士之待求，莫善通政；通政之善，莫若靖人。靖人之才，蓋以文章考之，百不四五；以言論考之，十或一二；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，十全八九。是皆賢王慶世明識，裁擇所能爾也。夫下王危世，以文章取士，則翦巧綺濫益至，而正雅素音素實益藏矣；以言論取士，則浮撿游飾益來，而譽諤諍直益晦矣；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，則外正內邪益尊，而清修明實益隱矣。若然者，賢愈到，政愈僻，令愈勤，人愈亂矣。夫天下，至大器也；帝王，至重位也。得士則靖，失士則亂，人主勞於求賢，逸於任使。於呼，守天聚人者，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？人情失宜，主所深恤，失宜之大，莫痛刑獄。夫明達之才，將欲聽訟，或誘之以詐，或脅之以威，或開之以情，或苦之以戮，雖作設權異，而必也公平。故使天下之人，生無所於德，死無所於怨。夫秉國、建吏、持刑若此，可謂至官。至官之世，群情和正，諸產咸宜，愛敬交深，上下條固，不可搖蕩，有類一家，苟有違順陵逆，安得動哉？平王反正，既宅天邑，務求才良，等聞一善，喜豫連日。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，如是踰歲。王曰：余一人于德不明，務求賢異，益恐山澤遺逸不舉，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？迺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，頗階左右，意余孱昧，無能斷明，徒唯共音共和，依違浸長。自賢敗德，莫此為多，不時匡遏，就滋固黨。於是弃左右近習三人，貶庶司尹犬五人，曰：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，持祿阿意。天下聞之，稱為齊明，海南之西歸者七國。至理之世，輿服純素，憲令寬簡，禁網疏闊。夫輿服純素，則人不勝羨；憲令寬簡，則俗無忌諱；禁網疏闊，則易避難犯。若人不勝羨，則嗜欲希微，而服役樂業矣；俗無忌諱，則抑閉開舒，而歡欣交通矣；易避難犯，則好惡分明，而貴德知恥矣。夫服役樂業之謂順，歡欣交通之謂穌，貴德知恥之謂正。浮墮之人，不勝於順；逆節之人，不勝於穌；姦邪之人，不勝於正，順、穌、正三者，理國之宗也。衰音衰末之世，輿服文巧，憲令襍祈，禁網頗僻。夫

輿服文巧，則流相炎慕；憲令襍祈，則俗多忌諱；禁網頗僻，則莫知所這。若流相炎慕，則人不忠潔，而恥朴貴華矣；俗多忌諱，則情志不通，而上下膠戾矣；莫知所這，則讒禍繁興，而眾不懼死矣。夫恥朴貴華之謂浮，上下膠戾之謂窒，眾不懼死之謂冒。真正之士，不官於浮；公直之士，不官於塞；器能之士，不官於冒。浮、塞、冒三者，亂國之梯也。荊君熊圉問水旱理亂，亢倉子曰：水旱由天，理亂由人。若人事和理，雖有水旱，無能為害，堯湯是也。故周之秩官云：人強勝天。若人事壞亂，縱無水旱，日益崩離，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？荊君北面遵循稽首曰：天不棄不穀，及此言也。乃以弘璧十朋為亢倉子壽，拜為亞尹。曰：庶吾國有瘳乎？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，違之他邦。至理之世，山無偽隱，市無邪利，朝無佞祿。國產問：何由得人俗醇朴？亢倉子曰：政煩苛，則人姦偽；政省一，則人醇朴。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，猶蠖屈之於葉也，食蒼則身蒼，食黃則身黃。曰：何為則人富？亢倉子曰：賦斂以時，官上清約，則人富。賦斂無節，官上奢縱，則人貧。句粵之簞鏃以精金，鷲隼為之羽，以之掎箠，則其與槁朴也無擇。及夫蕩寇爭虔音衝覲武決勝，加之駭弩之上，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。蜚景之劍威奪白日，氣盛紫蜺，以之割穫，則其與劇刃也無擇。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，加之運掌之上，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。夫材有分，而用有當，所貴善因時而已耳。昔者明皇聖帝，天下和平，萬物暢茂，群性得極，善因時而勿擾者也。近古是來，天下姦邪者眾，正直者寡；輕薄趨利者多，敦方退靜者鮮。姦者出言天於忠言，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。悲夫，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，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。除去豪橫則官人安，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，官人不敢務私利，而百姓富。史刑曰：眚災肆赦，赦不欲數，赦數則惡者得計，平人生心，而賢良否塞矣。人有大為賊害，官吏捕獲，因廣條引，誣陷貞良，闊遠牽率，冀推時序，卒蒙赦宥。遇賊害者，訖無所快，自毒而已。由是平人遞生黠計，吏勞政酷，莫能鎮止，此由數赦之過也。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，為其有罰也；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，為其有賞也。今無道不義者赦之，而有道行義者被姦音害而不賞，欲人之就善也，不亦難乎？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：人怨者，非不接人也；神怒者，非不事神也；巧佞甚，人愈怨；淫祀盛，神益怒。

君道篇第四

始生之者天也，養成之者人也，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攬之謂天子。天子之動也，以全天氣，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。立官者，以全生也。今世之惑主，多官而反以害生，則失所以為立官之本矣。草鬱財為腐，樹鬱則為蠹，人鬱則為病，國鬱則百慝並起，危亂不禁。所謂國鬱者，主德不下宣，人欲不上達也。是故聖王貴忠臣、正士，為其敢直言，而決鬱塞也。克己復禮，賢良自至

；君耕后蠶，蒼生自化。由是言之，賢良正，可待不可求，求得非賢也；蒼生正，可化不可刑，刑行非理也。堯舜有為人主之勤，無為人主之欲，天下各得濟其欲；有為人主之位，無為人主之心，故天下各得肆其心。士有天下人愛之，而主不愛者；有主獨愛之，而天下人不愛者。用天下人愛者，則天下安；用主獨愛者，則天下危。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？由是重天下愛#24者，當制其情。所謂天下者，謂其有萬物也；所謂邦國者，謂其有人眾也。夫國以人為本，人安則國安，故憂國之主，務求理人之材#25。玉之所以難辨者，謂其有砮石也；金之所以難辨者，謂其有鑰石也。今夫#26以隼翼而被之鷩，視而不明者，正以為年；明者，視之乃鷩也。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，或學奇技通說，而被以青紫章服，使愚者聽而視之，正為君子也；明者聽而視之，乃小人也。故人主誠明，以言取人理也，以才取人理也，以行取人理也；人主不明，以言取人亂也，以才取人亂也，以行取人亂也。夫聖主之用人也，貴耳不聞之功，目不見之功，口不可道之功，而百姓暢然自理矣。若人主貴耳聞之功，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；貴目見之功，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；貴可道之功，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。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，飾辭，見達者，政敗矣。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，而惡士之明己也，鏡之明己也功細，士之明己也功大，知其細，失其大，不知類矣。於呼，人主清心省事。人臣恭儉守職，太平立致矣。而世或難之，吾所不知也。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，則天地之宜，四海之內，動植萬類，咸失其道矣。以耳目取人者，官多而政亂；以心慮取人者，官少而政清。是知循理之世，務求不可見、不可聞之材；澆危之世，務取可聞可見之材。嗚呼，人主豈知哉？以耳目取人，人皆襄支斂以買譽；以心慮取人，人皆靜正以勤德。吏靜正以勤德，則不言而自化；吏襄支斂以買譽，則刑之而不甚音畏世主豈知哉#27？

臣道篇第五

夫國之將興也，朝廷百吏或短、或長、或醜、或美、或怡、或厲、或是、或非。雖聽其言，觀其貌，有似不同，然察其志，徵其心，盡於為國。所以剛訐不怨，黜退不愕，議得其中，無違乎理。故天不惑其時，墜不乏其利，人不亂其豈，鬼神開贊，蠻夷柔同，保合大和，萬物化育。國之將亡也，朝廷百吏姿貌多美，顏色諧和，詞氣華柔，動止詳潤。雖觀其貌，聽其言，有若歡洽，然察其志，徵其心，盡在竟位。所以聞奇則怪，見異必愕，狙嫉相蒙，遂喪其道。故天告災時，墜生反物，人作凶德，鬼神間禍，戎狄交侵，喪亂弘多，萬物不化。夫不傷貨財，不妒人力，不損官吏，而功成政立，下自百姓，上滋主德，如此者忠賢之臣也。若費財煩人，危官苟效，一時功利規賞於主，不顧過後貽災於國，如此者姦臣也。至理之世，官得人。不理之世，人得官。邾

龍人顧問事君，亢倉子曰：既策名#28而臣人者，心莫若公，貌莫若和，言莫若正。公不欲露，和不欲雜，正不欲犯。古之清勤為國修政，今之清勤為身修名。夫為國修政者，區處條別，動得其宜，合於大體。為身修名者，區處條別，致遠不通，拘於小節。是知心以道為主，坳事得其所；心以事為主，坳物失其所。臣居上位不諫，下位不公，不合贍其祿。君不嚴敬，大臣不彰信小，臣不合官其朝。有才者不必忠，忠者不必有才。臣不患不忠，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；主不患不信，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。上等之人，得其性則天下理；中等之人，得其性則天下亂。明主用上等之人，當委以權宜，便豈肆#29其所為；用中等之人，則當程課其功，示以賞罰。

賢道篇第六

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，難進而易退者，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，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。自知有材識之人，外恭謹而內無憂。其於眾也，齷正而不狎。親之則彌莊；疏之則退去而不怨；窮厄則以命自寬；榮達則以道自正。人有視其儀賢也，聽其聲賢也，徵神課識，或負所望。夫賢人其見用也，入則諷譽，出則龔默，職司勤辨，居室儉閑。其未見用也，藏身於眾，藏識於目，藏言於口，飽食安步，獨善其身，貞而不怨。智者不疑豈，識者不疑人。有識之士，行危而色不可疏，言遜而理不可拔。凡謂賢人不自稱賢，效在官政，功在事事。太平之時，上士運其識，中士竭其耐，小人輸其力。齊有陪子者，材可以振國，行可以獨立，事父母孝謹，鄉黨恭循，念居貧無以為養，施信義而游者久之矣。所如寡合？或為乘時夸毗者所蚩給，於是負杖步足，問乎亢倉子曰：吾聞至人忘情，黎人不事情，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。吾乃今不知為工，受不信為信，信而不見信為信，為勤慕義為義，人#31義而不俟義為義。然則信義之士，常獨厄隨退，胡以取貴乎時，而教理之所上也？亢倉子俯而循祇，仰而謔，超然而歌，曰：時之陽兮信義昌音昌，時之默兮信義伏，陽與默，昌與伏，汨吾無誰私兮？羌忽不知其讀。夫運正性以如適，而物莫之應者，真不行也。夫真且不行，謂之道喪。道喪之時，上士乃隱，隱之為義。有可觀音為也，莫可為者；有可用也，邦有道，則智；邦無道，則愚。故#32莫可用者也。祭公問：賢材何從而？#33亢倉子曰：賢正可待不可求，材慎在求不慎無。若天子靜，大臣明，刑不避貴，澤不隔下，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。賢人用，則四海之內，明目而視，清耳而聽，坦心而無鬱矣。天自成，地自寧，萬物醇化，鬼神不能靈。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。若天子勤咀、大臣和理之求士也，則恢弘方大、公直靖人之才至；若天子苛察、大臣躁急之求士也，則曲心巧應、毀方破道之才至；若天子疑忌、大臣巧隨之求士也，則奇姓異名、仄媚怪術之才至；若天子自賢、大臣固位之求士也，則事文逐譽、貪濁浮麗之才至；若天子依違、

大臣回佞之求士也，則外忠內僻、情毒言和之才至。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。昔#34者黃帝得常仙、封鴻庇音鬼、容丘音丘、商主得伊尹，中興得甫申，齊桓得寧籍，皆由數君體道邁仁，布昭聖武，思輯光明，寬厚昌正，而眾賢自至而#35求用，非為簡核而得也。祭公曰：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，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？亢倉子曰：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眾矣。夫天下有道，則賢人不求而自至；天下無道，則非賢不求而自至。人主有道者寡，無道者眾；天下賢人少，不肖者多。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。祭公曰：賢固濟天下，材亦能濟天下，俱濟天下，賢與材安異耶？亢倉子曰：窘乎哉，其問也。夫功成事畢，不徇封譽，恭退朴儉之謂賢。功成事畢，榮在祿譽，光揚滿志之謂材。賢可以鎮國，材可以理國。所謂鎮者，齷寧無為，人不知其力。所謂理者，勤率其事，人知所於德。一賢統眾材則有餘，眾材度一賢猶不足，如是賢材之殊域。有居山林而誼者，有在人俗而靜者，有誼而正者，有靜而邪者也。凡視察其貌鄙俗，而能有賢者，萬不有一；視察其貌端雅，而實小人者，十而有九。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，不責其儀而審其度，不采其譽而知其善，不流其毀而斷其實，可謂有識者也。

順道篇第七

閔子騫問仲尼：道之與孝相去奚若？仲尼曰：道者，自然之妙用。孝者，人道之至德。夫其包運天地，發育萬物，曲成類形，布丕性壽。其功至實，而不為物府，不為事官，無為功尸，捫求眎聽，莫得而有，字之曰道，用之於人，字之曰孝。孝者，善事父母之名也，夫善事父母，敬順為本，意以承之，順承顏色，無所不至。發一言，舉一意，不敢忘父母；營一手，措一足，不敢忘父母。事君不敢不忠，朋友不敢不信，臨下不敢不敬，嚮善不敢不勤，雖屋獨室之中，亦不敢懈其誠，此之謂全孝。故孝誠之至，通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有感必應，善事父母之所致也。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，庶母惑父屢憎害之，舜心益恭，懼而無怨。謀使浚井，下土實之，于時天休，震動神明。駿赫道穴而出。奉養滋謹，由是玄德茂盛，為天下君，善事父母之所致也。文王之為太子也，其大孝矣，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，問寺人曰：茲日安否？何如？曰：安，太子溫然喜色。小不安節，太子色憂滿容。朝夕食上，太子必視寒暖之節，食下必知膳羞所進，然後退。寺人言疾，太子肅冠而齋，膳宰之饌，必敬眎之，湯液之貢，必親嘗之，嘗饌善，則太子亦能食，嘗饌寡，太子亦不能飽，以至乎復初，然後亦復初。君后有過，怡聲以諷。君后所愛雖小，物必嚴龔。是故孝成於身，道洽天下。《雅》曰：文王陟降，在帝左右，言文王靜作進退，天必贊之，故紂不能害。夢啟之壽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，善事父母之所致也。閔子騫曰：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，敢問教子之義？仲尼

曰：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。樂所以修內，禮所以修外，禮、樂交修，則德容發輝于貌，故能溫恭而文明。夫 人臣者，殺#35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，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？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之師傅，欲其知父子、君臣、長幼之道。夫知為人子，然後可以為人父；知為人臣，然後可以為人君；知事人，然後能使人。此三王教子之義也。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，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，交遊稱其信，鄉黨稱其仁，宗族稱其悌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，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。齊太子坐清臺之上，燕壯侯他，高冠嚴色，左帶玉具劍，右帶環珮，左光照右，右光照左。太子讀書不視，壯侯他問曰：齊國有寶乎？太子曰：主信臣忠，百姓戴上，齊國之寶也。壯侯他應聲解劍而去。嗚呼，人有偏蔽，終身莫自知己乎？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，小人暴愛而溢言，親戚憐嫉而貳言。人有偏蔽，惡乎不自知哉？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。衣其衣，食其食，知其過而不克音克有以正之者，君子恥之。將欲有言，識其必不能行者，君子罕言。當責眾人之惡者，視己善乎哉？當責眾人之邪者，視己正乎哉？此之謂反明。翟西氏之子甚孝謹，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。翟西辰出，夕返，則曰：甲死矣。其子信之，既而甲在焉。他夕則曰：乙且害。余其子伺將行仇。既而不見惡端。他夕則曰：丁病矣。其子覘之，丁誠無恙。舉此類也。冒淹年序。子固孝謹，至於訓勒，益不保承。鄉國之人，疾其咎口，謀將殺#36之。翟西聞而懼，歸以告子，子未甚信，既而翟西見殺#37。謂多言之人為疏露，亦有辭約而不密者；謂輕佻之人為不定，亦有體閑而心躁者；謂叢雜之人為猥細，亦有外潔而內濁者。若類而引之，不可殫載。若非徹識，孰桌音克究詳？時有不可不應豈也者，內靜而外動，易動而難靜。時有不可不求豈也者，內思而外待，待至而後樂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，搖思而損性；奔走而逐利者，勞力而害名。人生於世或有豈不遂志，而宣言云不遇時者，是無異負丹頸之罪，俟時行戮，豈不殆哉？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，正可云時非不清，命未與耳，豈不蹉歟？長於諫者，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，是以彼此開進，親敬殷篤。不長於諫者，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，是以彼此嫌貳猜釁日積。兒童之所簡者，迺耆耄之所非；耳目之所娛者，迺心慮之所疾。健責天下之愚者，己之未賢也；健責天下之迷者，己之未明也。以未賢責眾愚，未賢者以之亡，以、未明責眾迷，未明者以之傷。

農道篇第八

人捨本而事末，則不一令，不一令則不可以守，不可以戰。人捨本而事末，則兀產約，兀產約則輕流徙，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灾患。皆生遠志，無復居心。人捨#38本而事音事末則好知，好知#39則多詐，多詐則巧法令，巧法令則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。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，先務農人。農人非徒為墜利也

，貴行#40其志也。人#41農則朴，朴則易用，易用則邊境安，安則主位尊。人農則童，童則少私義，少私義則公法立。力博深農則兀音其產複，兀產複則重流散，重流散則死兀處無二慮，是天下氣一心矣。天下一心，軒皇几連之理不足#42過也。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，以為本教也。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，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墜產也，后妃率嬪御蠶#43於郊，桑公田，勸人力，婦教也。男子不織而衣，婦人不耕而食，男女貿功，資相氣業，此聖王之制也。故敬時愛日，埶實課功，非老不休，非疾不息，一人勤之，十人食之。當時之務，不興土功，不料師旅，男不出御，女不外嫁，以妨農也。黃帝曰：四時之不可正，正五穀而已耳。夫稼，為之者人也，生之者天也，養之者墜也。是以稼之容足，耨之容擾，耘之容手#44，是謂耕道。農攻食，工攻器，賈攻貨。時豈不龔，斂之以土功，是謂大凶。凡稼早者先時，暮者不及時；寒暑不節，稼乃多#45災。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，於是乎始耕。豈農之道，見生而執生，見死而獲死。天發時，墜產財，不與人期音期。有年祀土，無年祀土，無失人時，逾時而作，過時而止，老弱之力可使盡起。不知時者，未至而逆之，既往而慕之，當兀時而薄之，此從豈之下也。夫禱必以旱，使墜肥而土緩。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，慎其種勿使數，亦無使疏。於其施土，無使不足，亦無使有餘。剛欲深以端，畝欲沃以平。下得陰，上得陽，然後咸生。立苗有行，故速成，強弱不相害，故速大。正兀行，通其中，疏氣冷風，則有收而多功。率稼望之有餘，就之則疏，是墜之竊也。不除則蕪，除之則虛，是使傷之也。苗兀弱也欲孤，兀犬也欲相與居，兀熟也欲相與扶。三以族，稼乃多穀。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，是以先生者美米，後生者為秕。是故其禱也，犬其兄而去其弟。樹肥無使扶疏，樹墜不欲專生而獨居。肥而扶疏則多秕，墜而專居則多死。不知禱者，去其兄而養其弟，不收其粟而收其秕。上下不安，則稼多死。得時之禾，長桐而大穗，團粟而薄糠，米飴而香，舂之易而食之強；失時之禾，深芒而小莖，穗銳多秕而青蕭。得時之黍，穗不芒以長，團米而寡糠；失時之黍，大本華莖，葉膏短穗。得時之稻莖葆長桐，穗如馬尾；失時之稻，纖莖而不滋，厚糠而菑死。得時之麻，疏節而色陽，堅泉而小本；失時之麻，蕃柯短莖，岸節而葉蟲。得時之菽，長莖而短足，其莢二七以為族，多枝數節，競葉繁實，稱之重，食之息；失時之菽，必長以蔓，浮葉虛本，疏節而小莢。得時之麥，長桐而頸族，二七以氣行，薄翼而黃享音屯色，食之使人肥且有力；失時之麥，附腫多病，弱苗而芟穗。是故得時之稼豐，失時之稼約。庶穀盡宜，從而食之，使人四衛變強，耳目聰明，凶氣不入，身無苛殃，善乎？孔子之言：冬飽則身溫，夏飽則身涼。夫溫涼時適，則人無疾疢；人無疾疢，是疫癘不行；疫癘不行，咸得遂其天年。故曰：穀者，人之天。是以興王務農

，王不務農，是棄人也。王而棄人，將何國哉？

兵道篇第九

秦景主將眎強兵於天下，使庶天鮑戎必致亢倉子，待以壤邑十二，周實迫之。亢倉子至，自滎泉賓于上館。景主三日弗得所問，下席北首頓珪曰：天果無意恤孤耶？亢倉子油然虧眄曰：朕以主載異之，問而寧弊弊焉？以斫刺氣故，抑者亦隨兀欲而得正焉，無如可矣。景主一拜再舉，斂黼衽端珪，抑首而坐曰：實惟天所命。亢倉子仰襜而噓，俯正顏色曰：原兵之所起與始，有人俱。凡兵也者，出人之威也。人之有威，性受於天，故兵之所自來上矣。嘗無少選不用，貴賤、犬少、賢愚相與同。察兵之兆，在心懷恚而未發，兵也；疾視作色，兵也；傲言推揆，兵也；侈鬥攻戰，兵也。此四者，鴻細之爭也。未有蚩尤之時，人實揭材木以鬥矣。黃帝用水火矣，共工稱亂矣，五帝相與爭矣，一興一廢，勝者用事。夫有以咽藥而死者，欲禁天下之醫，非也；有以乘舟而死者，欲禁天下之船，非也；有以用兵喪其國者，欲禁天下之兵，非也；夫兵之不可廢，譬水火焉，善用之則為福，不善用之則為禍。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，刑罰不可偃於國，征伐不可偃於天下。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，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，人之悅也，若孝子之見慈親，餓隸之遇美食，號呼而走之，若強弩之射深谷也。勝負之決勿徵於他，必反人情。人之情欲生而惡死，欲榮而惡辱，死生榮辱之道，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。凡軍欲其眾也，心欲其一也，三軍一心，則令可使無敵矣。古之至兵，蓋重令也，故其令強者其敵弱，其令信者其敵誦。先勝之於此，則勝之於彼。誠若此，則敵胡足勝也。凡敵人之來也，以求利也，今來而得死，且以走為利，敵皆以走為利，則刃無所與接矣，此之謂至兵。傲虐奸詐之與義理反也，其勢不俱勝，不兩立，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，則人知所庇矣。兵至於國邑之郊，不踐果稼，不穴丘墓，不殘積聚，不焚室屋，得人虜厚而歸之。信與人期，以斂敵資，以章好惡，以示逆順。若此而猶有悞狠凌傲遂宕不聽者，雖行武焉可也。先發聲出號令曰：兵之來也，以除人之讎，以順天之道。故剋其國，不屠其人，獨誅所誅而已矣。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，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，發府庫之財，散倉凜之穀，不私其物，曲加其禮。今有人於此，能生死一人，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。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，人孰不悅？故義兵至，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，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。行地滋遠，得人滋眾。辭未終，景主興，稽首曰：孤獲聞先生教言，不覺氣盈宇宙，志知所如也。而心滋益龔，於是步前稱觴音觴。為亢倉子壽，拜居首列師位，嚴于齋音齋室。又月涉旬，辰加天關音關，白晝行道。

洞靈真經竟

- #1 且：宋本作『旦』。
- #2 #4 扣：原作『滑』，據宋本改。
- #3 欲：宋本改。
- #5 身失音射：宋本無。
- #6 躬：宋本作『龔』。
- #7 序：宋本作『防』。
- #8 此：宋本作『全』。
- #9 靜：宋本作『靖』。
- #10 然也：宋本作『使然』。
- #11 才多：宋本作『多才』。
- #12 若知天之：宋本作『知天若』。
- #13 若：宋本無。
- #14 類盈：宋本作『盈類』。
- #15 旱：宋本作『干』。
- #16 為：宋本無。
- #17 勿：宋本作『多』。
- #18 天：原作『夫』，據宋本改。
- #19 宋本缺『上人疑』三字。
- #20 靜：宋本作『靖』。
- #21 戾於態則移之，不改是為惡：宋本無。
- #22 順：宋本作『領』。
- #23 官：宋本作『立』。
- #24 愛：宋本無。
- #25 材：宋本作『術』。
- #26 夫：宋本作『大』。
- #27 豈知哉：宋本作『豈不知哉』。
- #28 名：宋本作『死』。
- #29 肆：宋本作『四』。
- #30 人：宋本無。
- #31 邦有道則智，邦無道則愚。故，宋本無。
- #32 宋本『而』字後有『不至』二字。
- #33 昔：原作『若』，據宋本改。
- #34 自至而：宋本無。
- #35 #36 #37 殺：原作『煞』，據宋本改。

- #38 捨：宋本作『末』。
- #39 好知：宋本無。
- #40 行：宋本無。
- #41 人：原作『人人』，據宋本改。
- #42 足：原作『是』，據宋本改。
- #43 蠶：宋本作『絲』。
- #44 手：原作『乎』，據宋本改。
- #45 多：宋本作『生』。
- #46 咽：宋本作『用』。
- #47 兩：宋本作『相』。
- #48 傲遂：宋本無。
- #49 救：宋本作『敬』。
- #50 國：宋本無。